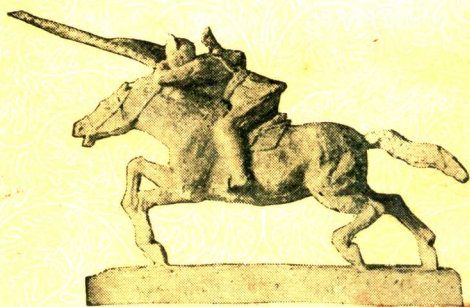


東山島

王愿堅 李養正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82d
110777

東 山 島

王愿堅 李養正等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東山島是反映我國海防前綫的鬥爭情形和人民海軍與沿海人民之間親密團結的短篇小說集。從這個集子裏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海軍爲保衛祖國領海領空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爲保護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英勇鬥爭的情形，以及人民海軍和沿海人民在戰鬥中結成血肉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沿海人民爲保衛祖國建設和自己的幸福生活而頑強的打擊將賊軍及其殘匪特務襲擾大陸的陰謀活動。此外，這個集子還揭露了蔣介石賣國集團至死和人民爲敵，無時無刻不在想盡千方百計來陰謀破壞祖國建設，掠奪人民勝利果實的醜惡面貌。讀者從這個集子中不僅可以得到偉大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還能提高警惕，從而克服自己的猶豫思想。

書號 615 文學 124

東 山 島

著 者 王 愿 堅 李 養 正 等

編 者 解 放 軍 文 藝 叢 書 編 輯 部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一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 京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字數 80,000

定價 3.00 元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定價**3,100** 元

目次

東山島	王愿堅 一
海鷗	丁 芒 二
砲艇又出動了	李養正 三
碧海紅旗	李養正 四
南雲島上	李養正 五
海上親兄弟	李養正 六

東山島

王愿堅

決心

就在盛暑的七月裏，東南海島的夜也是非常涼爽的，夾雜着鹹味的海風，像被什麼推着似的灌進小樓裏來，帳子被吹起多高，壁上的地圖被風灌得一鼓一鼓的。這樣的環境，人只要一躺下就會馬上睡熟的。

但是團長游梅耀却沒有一絲瞌睡，他的心被剛到的一份「敵情通報」吸引着。這一帶海防情況顯然是緊張的：敵人在本島附近的海上擄去一隊漁船，抓去了幾個漁民；最近敵機不斷在這裏低空偵察；敵艦在近海面活動；金門的敵人在調動；……這些，綜合分析起來，就是敵人企圖襲擾我海防的跡象。他翻着通報，在重要的地方打上幾個記號，伸手拔起桌上的蠟燭頭，走到地圖近前去：他需要進一步分析敵人可能的動向。

地圖還很新，只是右下角的一塊舊的厲害，那是一個緊靠大陸的海島，像一個剪得不很整齊的斜長五角星；在那上面歪歪地排着三個字：東山島。

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東山島緊靠着大陸，突出在粵、閩交界的海面上，像誰故意

把它放在海裏去似的。這是祖國東南沿海有數的大島之一，它有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七萬多人口。由於它正當閩粵海上交通要道，面對着蔣賊盤踞着的台灣，就成了祖國海防重要的前哨陣地。游梅耀和他的邊防團就守衛在這裏。

蠟燭的火苗不停地跳着。游梅耀湊近地圖，眯細着眼，仔細地注視着地圖上各色各樣的標記。他這樣端詳着地圖已經不知多少次了。在他看來，這已經不再是標誌着作戰方案的箭頭，或者表示交通溝、火力點、地下工事等各種的符號，而是整個島嶼。一些平常的標誌，他看來就是經過長期設防的堅固的海防工事。他彷彿看見，哨兵正在海邊上、山頭上、在這些繁密的工事近旁巡邏；他彷彿看見尚未值哨的戰士正在睡着，身旁放着手榴彈袋和備戰乾糧。他們也許還不知道他所了解的這些緊張情況，但是一聲號令，他們就會按既定的作戰方案進入陣地。他看一看地圖，又看一陣通報，又開手掌，向台灣、金門方向量過去。

「報告！」機要員急促地走進來，遞給他一份電報。

這是海防指揮部拍來的急電：「……敵艦大小十餘艘，自金門出動，有進犯東山模樣，命令你團……」

游團長點點頭，又把東山到金門的距離量了一遍，驀地回轉身，向值班參謀說：「通知前沿觀察所注意觀察，有情況馬上報告！」自己抓着電報走到桌前，他需要獨個兒想想。按照敵人軍艦前進的速度計算，幾個鐘頭之後，一場戰鬥就要在他面前展開了。敵情雖然還沒

有最後查明，但可以肯定，大小十餘艘艦艇決不是小的偷襲。這樣的敵我對比，依據上級的指示，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是正確的呢？

他仔細地思索着在海防戰備中擬定的各種戰鬥方案。這些戰鬥方案都是依據可能發生的敵情、經過周密研究製定的。現在情況到來了，這要求他迅速下達決心。這會，要是政治委員在有多好呵，但政委不在家，參謀長又在後方指揮所，現在，整個島的戰鬥要他一個人担起來。

他又一把抓起電報，清楚的字跡躍在紙上：「命令你團……」他久久盯着上級的指令，腦子裏浮上了整個海防的面貌：祖國的海防綫就像一個其大無比的機器，不管哪裏動起來，整個海防就會全部動起來——都會來支持這個戰鬥的。

「對，節節阻擊，堅守主陣地，協同增援部隊殲滅敵人！」他抓起筆來，起草給上級指揮員的電報。他報告了自己的作戰方案，最後，他寫道：「我們保證，堅守到明天！」在寫這沉重的幾句話時，他略略遲疑了一下，論堅守，他相信時間還會展長些，但海島作戰的情況是複雜的，他寧願把最壞的可能估計在內。

電報迅速發出去了，游團長果斷地向參謀下達命令：

「通知各營立即起牀，準備戰鬥！戰鬥發起之後，各部節節阻擊，殺傷敵人，一定時機轉入既定的主陣地！」

「通知縣政府，立即組織黨、政機關和各企業部門幹部，由八尺門渡口撤退！」

參謀把命令傳達下去，游團長抓起耳機，親自和八尺門渡口水兵連連長講話。因為在他整個作戰方案中，八尺門渡口有着特殊的意義。

「你是王連長嗎？……立即準備船隻，把政府人員渡過海去。八尺門的重要你是知道的，敵人爲了搶佔它，什麼手段都會使出來的。不管什麼情況，我要你守住碼頭，保護住船隻！有什麼情況及時向我報告！」

「是……」電話聽筒裏傳來水兵連連長複誦命令的聲音。

八 尺 門

八尺門是東山島與大陸聯系的主要渡口，名字叫做八尺門，實際上却是一道寬達數百公尺的海峽。四點多鐘了，正是漲潮的時候，從大海面上吹來的風，被兩塊高地一夾，起勁地推着海浪，嘩嘩的響。渡口上的船隻，有的已經離岸，有的還在馬達聲裏顫抖着，最後撤離島子的一批政府人員已經上船了。

水兵連連長王德才急匆匆地走出後林村，向碼頭跑去，心裏還在想着剛才電話裏接到的命令。步兵團長親自下達命令，這就說明任務是特別重要的，根據這個命令，他的連隊必須担负起保衛碼頭和水上運輸的水陸雙重任務。他組織部隊運輸，自己則在碼頭與村莊之間這

一里之隔的公路上來回檢查，掌握情況。現在，他到碼頭去已是第三趟。夏天，天亮得早，東方海面上已經泛起日出之前的朝霞了。

正走着，突然聽到一陣低沉的馬達聲，十七架敵機擦着山頂偷偷地掠過來，來的是那麼突然，王德才剛抬起頭來看時，飛機已經在碼頭上空兜起圈子了。王德才心裏一驚：「不好，八成是要炸碼頭！」但敵機並沒有像他預料的那樣向碼頭俯衝，却越飛越低，轉了兩圈之後，爲頭的那架把翅膀一偏，屁股上撒出了一股白煙，接着後面的敵機也把同樣的煙圈一串串的撒下來。風一吹，煙圈散開了，變成了一簇簇白點，白點越下降越清楚：是人。

直到這時，王德才才弄明白，敵人使用傘兵了。他嫌惡的吐了口唾沫，罵道：「他奶奶的，連看家的本事也使出來了！」連忙跑到碼頭上。戰士們都下船了，碼頭上一個戰鬥人員也沒有，副連長只帶着幾個軍械員、油料員跑過來。王德才喊了聲：「都跟我來！」一氣跑到連守衛的倉庫，拉出了四挺輕機槍，靠到碼頭上面的圍牆根上，向正在降落的傘兵打起來。

王德才一面射擊，一面打量着自己的處境：光禿禿的一條海岸上，唯一可以利用的地形就是這塊破圍牆了，雖然孤立些，但却緊靠着碼頭，而且那厚實的牆根，那斑剝的大石碑，都是很好的天然工事。前幾天，因放置營建器材的需要，他還想把它拆掉的。爲了弄清是誰的地方，他曾親自調查過，村裏唯一上了年紀的林老爹告訴他，這是三百多年前，戚繼光打倭寇時築的寨子，一百多年前本地農民林美園起義時，也修過它。不知怎的，王德才這會兒

忽然想起林老爹說的那句話來：「別看它破爛了，老輩人說，當年日本鬼子從海上來，在這裏死的一片一片的。」現在，美國鬼子親自指揮，訓練的飛賊從天上來了，他又在這裏打他們了。對這歷史上的巧合，他感到十分快意，他平端着機槍，一梭子，又一梭子……

正在降落的敵人，被這幾挺機槍一打，降的已不像開始那樣有秩序了，東一堆，西一簇，像下餃子似的零亂地落着。可以看見，降落傘是五顏六色的，掛在白傘上的是人，都揹着槍，忙亂地拉着傘帶；花傘上掛着些不是人形的東西，似乎是重火器和彈藥。不少傘已經落地了，傘兵在七手八腳地解開傘，往山頭上跑，早到山頭的敵人已經開始射擊了；還有一些降下來就不再動彈，大概在空中就被打死了，只有背後長長的白傘在被風吹得一飄一飄的。王德才竭力從這雜亂的傘羣裏計算敵人的數量，當他思索出這夥敵人的全貌時，不由得暗暗地想：擺在他面前的，足足有二百多個傘兵，降下的輕重火器也大大超過了一個步兵連的裝備，很明顯，敵人是想用這突然手段來搶佔碼頭，封鎖渡口；而這些在兵力上、火力上都佔優勢的敵人集結好了之後撲過來，碼頭就危險了。

正在這時，副連長爬過來了，他一隻胳膊負傷了，用另一隻手握着傷口，急乎乎地說：「不行，敵人要搶碼頭，得想辦法！」

王德才掏出刀子，挑開副連長的袖子，從牆外拉了塊降落傘布給他包好，說：「以我們的力量，殲滅這夥傘兵是有困難的，我決定集中力量守碼頭。船馬上回來了，你下去，把船

上的戰鬥人員組織起來，一支放在海邊警衛船隻，一支指定一排長帶過來，我們堅持到增援部隊……。」

話還沒完，「吭」一發六〇砲彈在圍牆上爆炸了，山頭上敵人二十多挺美式輕重兩用機槍、十多門六〇砲一齊向圍牆開火了。在甘蔗田邊上，在紅薯地裏，穿着黃綠色衣服的傘兵像一大羣青蛙，一蹩一跳的竄過來。但卻並不正面攻圍牆，一路插向海邊，一路直撲後林村。「來了！」王德才用力把副連長推了一把，「快去執行，堵住敵人！」

王德才目送副連長爬下海崖，順眼望了望海面。往回返的船隻才走到中途，海面已經被敵人封鎖了，子彈、砲彈雨點似的往海面上打，沖起的浪花連船也看不清了，碰到礁石上，船舷上的子彈，迸起一串串的火星。「不行，船被阻住了！」王德才想道，「是不是該跳出陣地去搶救碼頭呢？還是堅守灘頭陣地呢？……」他正在琢磨着，忽然，走在頭裏的一隻船迎着彈雨向岸上猛衝過來，它走的是那麼快，以致連船上的號碼都看不清楚。那船在接近岸邊的時候，並不直向碼頭，却迎着敵人的來路衝去。在船淺住了之後，有三個戰士一齊躍進齊胸的水裏，平端着衝鋒槍，向敵人撲去。

槍聲在海崖下面響起來——襲擊碼頭的敵人被擋住了。槍聲、手榴彈爆炸聲，越來離碼頭越遠，顯然副連長組織的部隊已經投入了戰鬥。

聽到海灘上自己人已經還手，王德才對海面就放心了，他集中注意力指揮着機槍向村莊

的一路敵人側射。他思量着：村莊是碼頭的依托，敵人佔了，對他和步兵團的聯絡，對碼頭和渡海的威脅是很大的；可是剛才急於運輸政府人員，村裏沒有留部隊，而現在派人去守衛村莊顯然是來不及了。眼看着向村莊進攻的敵人越走越近，半里路，二百公尺，一百公尺……看看就要進莊子了。

正在這時，村頭一羣茅坑背後吐出了一陣白煙，槍聲雜亂地響起來了，槍聲裏夾雜着喊聲：「民兵同志們，打呀！」

向村子進攻的一隊傘兵，被這突然的火力壓在一片晒場上，像卸了車的稻草捆，橫七豎八地倒了一片。對面山頭上敵人驚惶地吹起號來，沒死的敵人又跑上山頭了。

王德才完全被這意外的戰鬥吸住了，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村子，看看堅守那裏的是些什麼人，只見村子裏跑出一個戰士，向碼頭走來，背後拖着一個白色的東西，走得很慢，直到走進小園子，王德才才認出是本連戰士李玉來。

李玉來把背上的一個降落傘布包用力拖進了小園子，往地上一摔，原來是俘虜的一個傘兵。李玉來指着俘虜說：「他從天上老遠的飛到這裏，抓到了他，他又不走了。嘿嘿，沒有這個美造降落傘他落不下來；可要沒有這個傘，也拖不動他哩。」

從李玉來口裏，王德才才知道，村裏留下帶班的十班副李文友和放哨的兩個戰士，領導了村裏的十幾個民兵，自動担负起了守衛村莊的任務，剛才打退敵人的衝鋒，就是他們幹

的，而且抓到了俘虜。李玉來還說團裏已經派來一支部隊，放在八尺門與主陣地之間，投入了打傘兵的戰鬥。王德才滿意地望了望李玉來，說：「現在有個俘虜是很重要的，你馬上把他送到三五〇高地團指揮所，交給游團長。」

「是！」李玉來又要把俘虜「包」起來，那個俘虜却把長馬臉一揚叫起來：「你們的政策變了沒有？不殺我，我就跟你走！」聲音簡直像哭。

「我們的政策沒有變——繳槍不殺。看你這熊樣，美國人白白訓練了你這麼多年！」李玉來把俘虜拉起來，抄起衝鋒槍，問連長：「還有什麼事？」

「路過村莊時，告訴李文友，好好堅持，準備還有更大的戰鬥，我馬上派人去支援他！」王德才略略遲疑了一下，又說：「把情況報告團首長：傘兵被堵住了，碼頭是我們的，村莊是我們的，海面也是我們的！」

釘住釘子

當敵人傘兵降落的時候，游團長剛剛接到前面的報告：敵人已經在正前方灘頭和我軍接觸了。他對於這支美帝國主義親手訓練的傘兵部隊——敵人在淮海戰役主力覆滅時也沒捨得用的「王牌」，却出現在這個戰場的後面，確是有些突然。但是游梅耀十分信賴那些「地上猛虎，水上蛟龍」的戰士們能夠應付這個突然情況。他從容地走到山頭上，望了望八尺門渡口

正在進行的戰鬥，派出了一支小部隊到渡口去。這時，他十分需要知道渡口的情况，特別是當面敵人的具體情况。他找到偵察股長說：「這會，要能搞到個俘虜有多好哇！」

就在這時，王德才派人把俘虜送來了。從和俘虜談話裏，游團長比較具體地了解了全部敵情：敵人共出動了四個主力團，兩個突擊大隊，降下了兩個中隊的傘兵，共一萬多人。並配屬了二十多輛坦克，由匪軍十九軍軍長指揮。俘虜還說：聽說還來了三個美國「軍事顧問」。

這情况和偵察報告大體是一致的。根據敵人的兵力、企圖，比原來預想的更大的戰鬥已經擺在面前了。現在，在傘兵基本上阻住之後，他必須把主要力量放在主陣地的堅守上，好抗住敵人，讓增援部隊來殲滅他們。他略略思索了一下，就抓起他那心愛的小望遠鏡，到主陣地二〇〇高地去。

二〇〇高地並不是全島最高的陣地，只是一個矮矮的光禿禿的山頭，突出在全島中部一片山嶺的最前面，直盯着前方四五里路的平地，彷彿是個其大無比的拳頭，隨時都要打到海面上去。二連在情况發生之後，就按既定的方案扼守在這裏。

游團長站在二〇〇高地的制高點上，向前方望去。遠處幾個小山頭上飄着硝煙，正面登陸的敵人正遭受到我前沿部隊的阻擊，但從敵人的調動和火力情况來看，敵人並不多，似乎並不是敵人的主力。他想：「那麼，俘虜說的，敵人四個團的主力又在哪裏，敵人爲什麼不

把主力放在我的正面陣地上？」這時，左側又有低沉的馬達聲傳來，——敵艦集中得那麼多，顯然又有一支大部隊在登陸。游團長點點頭，敵人的動向在他腦子裏更清晰起來了。

他沿着交通溝往前走，拐彎處立射工事裏一個幹部霍地轉過身來，向他報告：「二連二排長葛朋芝報告，敵人在正前方一千五百公尺處調動，有準備進攻的模樣！」報告詞一字一句的，流利而且清楚。

游團長仔細地打量了這個年青的初級指揮員，在那張黑紅的圓臉上，厚厚的嘴唇上，他看到了一股精明、堅強的神氣。他很愛這個幹部，也感謝這次剛開始不久的正規軍事訓練——才短短的一個月，他的戰士已經變得正規而且嚴整；而且他在担任觀察員的任務，也正是把剛剛學過的課目運用到實戰上了。他滿意地笑笑，溫和地問：「在這裏就是你的排嗎？」

「是！」

「你說，今天黃昏以前陣地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

「陣地完全有把握守住！」葛朋芝把拳頭捏得很緊，「剛才敵人向前面攻了一下，就撤下去了；我想，瞅機會還可以出擊他一傢伙！」他的手做了個撤出的姿勢。

游團長搖了搖頭：「慢着，你說敵人攻了一下又縮回去了？」

「是！」

這時，游團長已經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斷了。不正是這樣麼？敵人把次要部隊攻我主陣

地，一打之後就後撤了，他們要我軍出擊，而那時，左側敵人的主力就會猛插我軍側背，去和他們的傘兵會師，包圍我們。他嚴肅地說：「那麼，你說爲什麼要你們守在這裏呢？」

「爲了阻擊敵人！」

「不僅是這樣。而是爲了殲滅他們！——你們釘住了釘子，拖住敵人，讓增援部隊來殲滅他們！告訴你的戰士們，我只要你們『有把握守住』！」

游團長離開二〇〇高地不久，敵人的陰謀被識破之後，進攻果然開始了。這次敵人攻的是這麼猛，一千多人的一個突擊大隊全部用上了，整排、整連，甚至是整營的輪番衝鋒；數不清的大小砲都一齊開火，軍艦上的砲火也射擊了，五六輛坦克也抵近到山腳下來配合，整個陣地上到處是煙、火。但是，二連的戰士們頂住了這一次衝鋒，敵人攻擊垮下去了。

這時，太陽已經偏西了，灼人的太陽把個光禿禿的高地晒得到處都熱乎乎的。山坡上躺着幾十具敵人的屍體，山脚下有幾個匪軍在用美式帆布睡袋拖着傷兵，前面石壇高地的樹叢裏，敵人竄來竄去，似乎是在組織再一次攻擊。我軍陣地上却很沉寂，沉寂得連槍聲都很少聽見。

二排長葛朋芝用帽子端着一兜鴨蛋沿着交通溝走過來。這是今天一天的飯——每人一個，要利用這戰鬥的空隙發下去。走到交通溝的岔道上，看見交通溝裏躺着一個戰士，他看了好半天，才認出這個滿頭都纏着紗布，臉色蠟黃的戰士是五班長劉來德。他頭部負了傷，